

序：论教学中的科幻瘾

格里·卡纳万¹ 丁子承（译）

2022 年末，一张号称是 1980 年代《道德多数派手册》附录的图片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那份文件自称是北卡罗来纳州尤宁县分发给学龄儿童的宣传材料，它提供了一份“学生禁忌”清单，与当前大学校园中左翼灌输和政治偏见的道德恐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政治上保守的道德多数派组织，建议学生不要谈论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要信任他们的老师，拒绝完成某些类型的阅读材料，避免参与某些课堂活动，回避某些类型的主题，诸如此类。鉴于该文件的内容以及它在当年所承担的使命，看到某类课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头号公敌，多少令人有些惊讶：

不要参与科幻小说中的价值观讨论，也不要信任一个在其“教学”中表现出科幻瘾的老师。

不要在课堂上讨论未来，也不要讨论未来的社会形态和未来的政府。（引自卡纳万的“发现”）

看到有人如此严厉地发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避开我的课程，难免让我有些不安。

至少在 1953 年，科幻小说就已经进入大学校园了。那一年，萨姆·莫斯科维茨在纽约市立学院开设了已知的第一门大学科幻小说课程。得益于莫斯科维茨的《科幻小说+》编辑身份，该课程邀请了艾萨克·阿西莫夫、莱斯特·德尔·雷、西奥多·斯特金等人前来讲课。正如里奇·卡尔文所指出的，“许多作者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将其视为一种认可，因为在大学里讲课颇有声望”（460）。到了 1965 年，马克·R·希莱加斯在科尔盖特大学教授的一门大学科幻小说课程，得到了《纽约时报》的积极关注。希莱加斯将他后来收到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工作邀请，归功于该课程的成功和受欢迎程度（卡尔文 460）。四年后，詹姆斯·冈恩也在堪萨斯大学开设了一门同样颇受欢迎的科幻小说课程，这最终促成了 1980 年代冈恩科幻研究中心的成立。

在 2020 年代中期，也就是本书出版之际，科幻小说在大学课堂中的历史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十年。如今，在大学中教授科幻小说或许已经不再像 1980 年代的尤宁县那样令人震惊。事实上，这一类型已经成为课程设置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它不仅出现在文学和哲学课程中，也出现在 STEM 领域。它的预测和推演，允许学生通过令人难忘的案例研究，探索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和伦理影响；而它所想象的现实，则对现实世界中的科学与工程能力提出了有趣的挑战。既然我们周围的世界一年比一年更具科幻色彩，而且往往以诡异的方式呼应过往那些反乌托邦与末日预言，那么当我们努力教导学生为一个似乎处于剧烈变动中的未来做好准备时，科幻小说的思辨当然会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然而即使在今天，文学课堂中的科幻小说依然保留着一种新奇感乃至越界感。人们似乎并不喜欢将之与莎士比亚、詹姆斯·乔伊斯、简·奥斯汀或者托妮·莫里森并列，而且似乎总是需要某种解释、辩护或者借口来为其正名。在电影和文学系中，科幻小说常常背负着这样一种名声：简单、愚蠢，要求不高，是一种本质低劣的艺术生产形式，不

¹ 格里·卡纳万是马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2016）。他同时也是《推测》《科幻电影与电视》《剑桥科幻文学史》及《不均衡的未来：推想小说中的社区生存策略》的合作编者。

值得严肃批评家认真对待。尽管主要的科幻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厄休拉·勒古恩、奥克塔维娅·E. 巴特勒、菲利普·K. 迪克、塞缪尔·R·德拉尼、詹姆斯·G·巴拉德等许多人——已被正典化，但他们常常被视为这一类型中的特例而非代表。同时，这种名声也否认了广受赞誉的“严肃”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珍妮特·温特森、石黑一雄、大卫·米切尔、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科尔森·怀特黑德——作品中强烈的科幻维度。

在职位描述中包含科幻小说研究的终身教职岗位少之又少。在确实出现科幻小说的情况下，它往往被一个更易辨识的领域所庇护，例如“当代文学”或“媒体研究”，又或者被盖上“跨学科”模糊标记，暗示其与 STEM 沾亲带故。更常见的情况是，科幻小说课程由博士后、访问讲师和兼职教师讲授，从未进入核心课程。即使在一门课程中，类型小说能够成为核心主题，它也会被剥夺其他课程通常要求的那种强烈的历史与地理的具体性，正如肖妮·C·怀特最近所指出的那样。例如，我们可以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1837 - 1900》，但通常只会有名称极为简单的《科幻小说》。那些备受尊敬的、专门研究科幻小说的项目——如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广受赞誉的推想小说与科学文化研究生项目、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科幻与奇幻硕士项目，以及佐治亚理工学院文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的科幻小说研究本科辅修专业——之所以引人注目，恰恰是因为这类带有具体研究重点的项目依然十分罕见。有志于科幻小说领域的研究者常常收到建议——正如我曾经收到过的——在研究中纳入传统正典文学人物，否则将会有遭到放逐的风险。在学术从业者的简历上，这一领域乃是某种不雅的补充，它同时吸引和排斥着招聘委员会主席、资助委员会和晋升与终身教职委员会。

但与此同时，为科幻小说的文学严肃性辩护，似乎要比为电子游戏、恐怖片、言情小说和漫画书辩护更自然一些。如果说科幻小说研究在某些方面仍处于学院的边缘，在声望漩涡的边缘盘旋，那么至少人们也一直认为，与其他竞争者相比，它朝中心移动的速度更快。卡尔文捕捉到了这一悖论。他写道：“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学者长期以来确实一直蔑视类型小说，‘类型小说’被视为一个否定其自身价值的标记性术语……然而在所有类型形式——包括侦探小说、黑色小说、西部小说和言情小说——中，唯有科幻小说最早且最持续地向着学术体面迈进。”（461 - 62）

这种特殊地位的一部分、这种与体面的纠结关系——总是处于边缘，但不知为何也总是在向中心飞奔——恰恰与道德多数派所担忧的那种充满政治色彩的未来学思辨有关。达科·苏恩文 1972 年的文章《论科幻小说类型的诗学》及其 1979 年扩展而成的《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常常被认为是科幻小说学术研究的起点。他论证道：正是科幻小说与乌托邦乃至社会主义未来性的特殊关系，使其区别于表面相似但（他认为的）客观上低劣的类型，如奇幻、恐怖和童话。当然，苏恩文有个颇为著名的观点，认为绝大多数作为科幻小说营销的作品（多达 90% 到 95%！）都不值得研究或严肃对待。苏恩文的评判标准兼顾形式与内容。他认为，科幻小说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的艺术创作策略试图“以总体化的严谨思辨，构建一套不同于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框架”（7 - 8）。这就是苏恩文著名的“认知陌生化”。无论这一表述好坏，它都成为此后有关这一类型的讨论出发点。“认知”源于 STEM 领域，也包括人文科学和软科学产出的知识；“陌生化”则代表陌生的、充满根本性差异的构想。两者的结合使得文学与艺术具有了超越形式与类型的独特感染力。其理念在于，科幻小说能让我们想象一次前往月球的奇异旅行，而且这套想象构建得完整而严密，足以使得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它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但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让我们回过头来，（并且或许是第一次）清晰地审视我们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政治。

1973 年，苏恩文和 R·D·马伦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创办了《科幻研究》，将其中一些美学原则付诸实践。这份刊物最终成为该领域的标志性期刊，同时也为分歧、异议和

替代性阐释创造了空间。事实上，苏恩文在《科幻研究》的任期只持续到 1980 年，并以充满争议的方式结束。很可能的是，反苏恩文倾向与苏恩文倾向共同构成了自 1970 年代以降的科幻小说研究领域。我曾在别处论证过，苏恩文对于科幻小说研究发挥了“话语创建者”的作用：

当然，科幻研究并非始于苏恩文，苏恩文也没有一举解决其所有问题。但苏恩文建立了一种话语，即在福柯所说的意义上建立起一套话语体系。后世的科幻研究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必须与之对话。苏恩文的著作为这一子学科确立了边界，这套框架不仅构建了科幻批评，也构建了对相关推想类型如奇幻、童话和恐怖的批评。研究这些类型的学术路径，往往受制于苏恩文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对它们的整体性拒斥。学者们开展相关研究时，常常会带有深深的掣肘与挫败感。并非所有科幻批评都是苏恩文式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整个领域依然是苏恩文主义的，或者至少是后苏恩文主义的，因为他的弟子和批评者对其工作的反应，塑造了此后四十年间这一领域的工作。（卡纳万，“苏恩文事件” xii）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那些可能被视为运作在苏恩文主义范式下的研究者，无论我们从中选取哪一组，总能找到数量相当的、完全跳出这套框架开展研究的学者。不过我比较认同马克·博尔德的看法：该学科依旧以各种方式环绕于“苏恩文事件视界”（18）附近，持续与苏恩文搭建的基础框架博弈和抗争，同时也在不断找到能将更多的声音与视角纳入其中的方法。就此而言，科幻作品始终具有一丝危险性：无论课堂内外，我们阅读科幻，是期待它改变学生与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我们读科幻，是因为我们相信它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解放我们。

在我几乎所有科幻课程——实际上是我开设的所有课程，但尤其是在以科幻为中心的课程，也就是从仅有 6 人的研究生研讨课，到拥有 225 人甚至更多的大学二年级通识课程——中，我通常会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大众文化中的乌托邦与物化》中的名句开始：

所有当代艺术作品——无论是高雅文化和现代主义的作品，还是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作品——其潜在动力都是我们对于社会生活本质最深层的幻想，尽管这种幻想往往以扭曲、受压抑的无意识形式存在。它既涉及我们现在如何生活，也涉及我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我们本该如何生活。（148）

我向我的学生指出，这种乌托邦潜能的痕迹——正如詹姆逊后来所描述的乌托邦冲动——不仅能在艺术中看到，也能在学术界看到。许多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都有一种强烈的、虽然有时略显混乱的冲动，希望自己的学术工作能够做些什么，希望能为某些需要被命名的东西命名。无论这是好是坏，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教学都是如此。即便那些完全不认为自己是詹姆逊主义者的学者，其工作中也有詹姆逊主义的成分。

我经常向学生提到，詹姆逊最初正是在他对科幻小说的研究中开始发展这些想法的，包括他 1971 年颇具影响力的《元评论》。这篇文章以更加广为人知的苏珊·桑塔格《灾难的想象》为出发点，探讨乌托邦冲动甚至存在于 1950 年代那些质量最低劣的科幻电影中。他首先将科幻小说叙事中的科学家描述为“我们自己关于劳动的感受和梦想的扭曲反映，无论是异化的还是非异化的”。他论证说，我们之所以喜欢关于科学家的科幻故事，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科学家在以有意义的方式为世界作出贡献，这种贡献不受利润动机支配，也不会落入普通雇佣劳动里那种我们过于熟悉的人格矮化。但他随后又指出，所有科幻小说，即使是最血腥、最具梦魇感的末日作品，也可能是同类的梦想：

因此，在这种视角下，科幻小说叙事中所有灾难性的暴力——倒塌的建筑、从东京

湾中爬出的怪物、围困状态或戒严令——都只是一个借口，其作用是将意识的注意力引开，从而激活潜藏于最深层的心理活动与幻想……

毫无疑问，我们还可以继续论证，在关于劳动的幻想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关于集体生活的幻想。它借助科幻作品中的宇宙级危机，重现战时那种共同体感与精神凝聚力，一种幸存者之间的联结。而这种联结本身，其实只不过是对于更具人道的集体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一种扭曲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作品表面的暴力具有双重动机：一方面，它打破了中产阶级生存状态里一成不变的乏味日常，另一方面，其内部也可能蕴藏着怨恨与复仇冲动，因为被唤醒的无意识幻想终究无法兑现。（《元评论》17）

当然，和苏恩文一样，在詹姆斯看来，科幻小说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取向。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原则也体现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幻作品中。这些故事探讨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帝国和反帝国主义、性别、性、残疾、原住民性、环境、亲子、动物，还探讨人工智能革命：机器是否可以成为人格主体，以至于我们负有尊重它的义务。最近，由博迪萨瓦·查托帕德亚伊、格蕾丝·L·狄龙、艾赛亚·拉文德三世和塔琳·杰德·泰勒编辑的里程碑著作《劳特利奇共未来主义手册》，梳理了当下科幻与社会正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丰富多样的研究路径，也以其自身对激进未来的呼吁回应了乌托邦冲动，激励我们将这种思考带入课堂：

共同未来主义运用科幻思维来构建公正、包容的未来，批判并见证过去和现在的不公正。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它给所有人以希望，使得我们能够摆脱我们这个物种所面临的，也是我们正在强加给其他物种和地球的严峻未来，前提是我们必须紧急推动变革。（泰勒 1）

202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恳求人们“多读小说”，但不要读科幻小说。“我从来不碰科幻小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读。也许是因为我觉得，理解我们自己的世界并试图修复它已经够难了。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是在逃避现实。”但对于从事科幻小说研究的教师和批评家而言，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的意义，恰恰就是试图修复这个世界。正如雷·布拉德伯里曾经说过的那样，在吸引学生和学者进入科幻小说研究的诸多因素之中，一种至今依然存在的简单动机是：“憎恨事物现在的样子，希望让它们变得不同。”无论在床头还是课堂，科幻小说的乐趣，都在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激活我们创造其他更美好世界的集体愿望。本书的各位作者也正是本着同样的精神贡献他们的文字。

《科幻小说教学》包括宏观视角的理论文章和更为聚焦的个案研究，后者将一种教学策略应用于特定的一部或两部文本。第一部分题为“形式与类型”，作者们通过各种方法和阐释框架，探索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具有自身规则和惯例的独特类型来教学。这些内容将帮助科幻小说教师探索令科幻小说呈现出独特性的形式特质，并将他们的教学与人文学科中正在进行的持续性争论联系起来，尤其是科幻小说研究子领域内部的持续性争论。阿曼达·蒂博多和娜塔莉娅·托宾的文章考察了科幻小说在多种教学语境中的运用，包括社区大学课堂。该部分的其他教师学者描述了他们将科幻小说与其他学科和批评框架相结合的实践：吉娜·德尔罗索和安妮·亨德森（乌托邦理论）、丽贝卡·L·撒克（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戴维·卡勒汉（游戏研究）和吉姆·科比（生态人文学科）。在本部分的结尾，亚当·奥乔尼茨基描述了一门结合短篇小说和电影的高年级混合课程。

第二部分“历史与语境”，考察科幻小说与更广阔的文学史世界之间的互动。雷娜塔·科贝茨·米勒通过研究科幻小说在其起源时期——即维多利亚时代的形式和功能，弥合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鸿沟；安德鲁·皮尔施设想了一门围绕媒体考古学构建的科幻小说课程，特别聚焦于挖掘来自 20 世纪早期所谓科幻黄金时期的，甚至更早期期的文本。苏珊·塔纳诺帕万、埃德蒙·Y·张和卡桑德拉·鲍斯曼各自探索了科幻小说与

种族、族裔、语言和身份的交叉，既在文本内部，也在课堂中跨越身份类别；而特里·哈波尔德和索尼娅·弗里切探讨了科幻小说在翻译语境中的教学，包括区域研究项目中的教学。

第三部分“创作与合作”，探索在英语课堂中，如何利用科幻小说来激发学生自行创作学术文本和创意文本。帕特里克·摩根的文章展示了他如何在课堂中运用科幻小说来教授科学写作，而克里斯蒂·蒂德韦尔的“做中学”聚焦于科幻小说的创作实践。安德鲁·哈格曼和诺维安·惠西特考察科幻小说作为反种族主义行动主义实践的可行性；戴维·桑德纳则探讨科幻小说与数字人文结合的可能。这些章节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合作性和策展性的项目，可以帮助学生以批评家和创作者的身份进入科幻的世界。

最后，第四部分转向对主要科幻作品的较短案例研究，考察它们如何适用于各种课堂。主题包括通俗杂志（安德鲁·弗格森）、中国科幻小说（安吉·周）、《失乐园》（罗布·布朗宁）、女性主义乌托邦（亚娜·费特克）、浪漫主义课堂中的《疯狂的麦克斯》（本·普拉德克）、伍尔夫和石黑一雄（米奇·R·默里）、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小说（乌姆梅·瓦泽迪）、后殖民乌托邦（法比奥·费尔南德斯），以及像《星际迷航》（瓦尔·诺兰）和《星球大战》（艾莉森·惠特尼）这样的系列影视。正如这份清单所表明的，一些研究描述了如何处理既定的类型经典，另一些则主张纳入知名度较低的作品，还有一些试图帮助学生将超经典文学作品重新想象为科幻，从而激发他们的阅读。

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刊载着我与艾赛亚·拉文德三世的一次对话。它探讨了在一个教学面临实践与政治双重挑战的时代，我们如何在课堂上开展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时代，一切事物，包括大学系统本身，似乎都已经变得“失控”。

我们希望，《科幻小说教学》中所包含的教学策略和课程材料，能够帮助培育学术界科幻小说研究的持续复兴。尽管本书中各位作者所采用的方法、路径和关注重点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但我们都认为，科幻小说能够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学生，为一个脚下的坐标似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科幻小说曾经处于边缘，而如今却像位于中心位置，就像一幅当下动荡且不断变化的认知地图。在一个气候变化、全球大流行、无处不在的监控、AI 聊天机器人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时代，我认为，21 世纪的文学研究已经无法摆脱科幻小说。毕竟，如果历史可以作为指引，那么从这里开始，事态只会变得更加离奇。

注：衷心感谢理查德·埃利希、詹姆斯·哈奇和托德·斯福尔莫。在本书最初构思期间，他们通过富有启发性的电子邮件交流，为我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 [1] Bould, Mark. "Introduction: Rough Guide to a Lonely Planet, from Nemo to Neo." *Red Planets: Marxism and Science Fiction*, edited by Mark Bould and China Miéville, Middletown, CT, 2009, pp. 1–26.
- [2] Bradbury, Ray. "No News, or What Killed the Dog?" *Quicker than the Eye*, New York, 1996, pp. 158–69.
- [3] Calvin, Ritch. "Science Fiction in the Academy in the 1970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edited by Gerry Canavan and Eric Carl Lin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60–77.
- [4] Canavan, Gerry. "The Suvin Event." *Suvin, Metamorphoses*, pp. xi–xxxvi.
- [5] Canavan, Gerry. "spotted on Facebook, dos and don'ts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1980s Moral

Majority Handbook — #1 is ‘don’t get into science fiction values discussions or trust a teacher who dwells on science-fiction in his/her ‘teaching.’ rude.” X, Dec. 1, 2022, <https://x.com/gerrycanavan/status/1598333242779877378>.

[6] Chattopadhyay, Bodhisattva, Grace L. Dillon, Isiah Lavender III, and Taryne Jade Taylor, editor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Futurisms. Routledge, 2023.

[7] Jameson, Fredric. “Metacommentary.” PMLA vol. 86, no. 1 (Jan. 1971): 9–18.

[8] —. “Utopia and Reification in Mass Culture.” Social Text, no. 1, winter 1979, pp. 130–48.

[9] Stiglitz, Joseph E. “The Nobel-Winning Economist Who Wants You to Read More Fi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9 Apr. 2020, [nytimes.com/2020/04/09/books/review/joseph-e-stiglitz-by-the-book-interview.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9/books/review/joseph-e-stiglitz-by-the-book-interview.html).

[10] Sontag, Susan.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Commentary, October 1965, pp. 42–48.

[11] Suvin, Darko.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edited by Gerry Canavan, Peter Lang, 2016.

[12] —. “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 College English vol. 34, no. 3, Dec. 1972, pp. 372–382.

[13] Taylor, Taryne Jade. “Introduction to CoFuturisms.” In Chattopadhyay et al., pp. 1–8.

[14] White, Shaoni C.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Through Other Continents: Vandana Singh’s Fiction as American SF, Jeff VanderMeer’s Fiction as World SF.”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30 May 2025, online.

术语表

原文	译文
Gerry Canavan	格里·卡纳万
Sam Moskowitz	萨姆·莫斯科维茨
Isaac Asimov	艾萨克·阿西莫夫
Lester del Rey	莱斯特·德尔·雷
Theodore Sturgeon	西奥多·斯特金
Ritch Calvin	里奇·卡尔文
Mark R. Hillegas	马克·R·希莱加斯
James Gunn	詹姆斯·冈恩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James Joyce	詹姆斯·乔伊斯
Jane Austen	简·奥斯汀
Toni Morrison	托妮·莫里森
Kurt Vonnegut	库尔特·冯内古特
Ursula K. Le Guin	厄休拉·勒古恩
Octavia E. Butler	奥克塔维娅·E. 巴特勒
Philip K. Dick	菲利普·K. 迪克
Samuel R. Delany	塞缪尔·R·德拉尼
J. G. Ballard	詹姆斯·G·巴拉德
Margaret Atwood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Jeanette Winterson	珍妮特·温特森

原文	译文
Kazuo Ishiguro	石黑一雄
David Mitchell	大卫·米切尔
David Foster Wallace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Colson Whitehead	科尔森·怀特黑德
Shaoni C. White	肖妮·C·怀特
Darko Suvin	达科·苏恩文
Fredric Jameson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明信）
Susan Sontag	苏珊·桑塔格
Mark Bould	马克·博尔德
China Miéville	柴纳·米耶维
Bodhisattva Chattopadhyay	博迪萨瓦·查托帕德亚伊
Grace L. Dillon	格蕾丝·L·狄龙
Isiah Lavender III	艾赛亚·拉文德三世
Taryne Jade Taylor	塔琳·杰德·泰勒
Joseph E. Stiglitz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Ray Bradbury	雷·布拉德伯里
Amanda Thibodeau	阿曼达·蒂博多
Natalia Tobin	娜塔莉娅·托宾
Jeana DelRosso	吉娜·德尔罗索
Anne Henderson	安妮·亨德森
Rebecca L. Thacker	丽贝卡·L·撒克
David Callahan	戴维·卡勒汉
Jim Coby	吉姆·科比
Adam Ochonicky	亚当·奥乔尼茨基
Renata Kobetts Miller	雷娜塔·科贝茨·米勒
Andrew Pilsch	安德鲁·皮尔施
Susan Thananopavarn	苏珊·塔纳诺帕万
Edmond Y. Chang	埃德蒙·Y·张
Cassandra Bausman	卡桑德拉·鲍斯曼
Terry Harpold	特里·哈波尔德
Sonja Fritzsche	索尼娅·弗里切
Patrick Morgan	帕特里克·摩根
Christy Tidwell	克里斯蒂·蒂德韦尔
Andrew Hageman	安德鲁·哈格曼
Novian Whitsitt	诺维安·惠西特
David Sandner	戴维·桑德纳
Andrew Ferguson	安德鲁·弗格森
Angie Chau	安吉·周
Rob Browning	罗布·布朗宁
Jana Fedtke	亚娜·费特克
Ben Pladek	本·普拉德克
Mitch R. Murray	米奇·R·默里

原文	译文
Umme Al-wazedi	乌姆梅·瓦泽迪
Fabio Fernandes	法比奥·费尔南德斯
Val Nolan	瓦尔·诺兰
Allison Whitney	艾莉森·惠特尼
Richard Erlich	理查德·埃利希
James Hatch	詹姆斯·哈奇
Todd Sformo	托德·斯福尔莫
R. D. Mullen	R·D·马伦
Eric Carl Link	埃里克·卡尔·林克
Vandana Singh	万达娜·辛格
Jeff VanderMeer	杰夫·范德米尔
Moral Majority	道德多数派
Gun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Fiction	冈恩科幻研究中心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说+
Teaching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说教学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
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	论科幻小说类型的诗学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科幻研究
Utopia and Reification in 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中的乌托邦与物化
Metacommentary	元评论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灾难的想象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Futurisms	劳特利奇共未来主义手册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剑桥科幻文学史
Extrapolation	推测
Science Fic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科幻电影与电视
Uneven Futures: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Survival from Speculative Fiction	不均衡的未来：推想小说中的社区生存策略
The Suvin Event	苏恩文事件
Mad Max	疯狂的麦克斯
Star Trek	星际迷航
Star Wars	星球大战
CoFuturisms	共同未来主义
cognitive estrangement	认知陌生化